

礦工文藝叢書



提起這把鎬頭話長啦

中國煤礦工會東北委員會文教部編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5069

提起 這把鎬頭 話長啦

中國煤礦工會東北委員會

文 教 部 編

新華書店 東北總分店發行

提起這把鑄頭話長啦

編 者 中國煤礦工會
東北委員會文教部

發行者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
•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 •

1-20,000 (長)

前 記

這是煤礦工人文藝叢書第二集，關於煤礦和煤礦工人的一些詩歌。這些詩歌反映了礦工今天的生活、他們之中的英雄；而有的則是用詩歌的形式來傳頌安全技術知識的。

我們希望這樣的集子能夠作為煤礦工人文化學習的補助讀物；另一方面希望引起煤礦工人的文藝興趣，更多地為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寫作。

中國煤礦工會東北委員會文教部

一九五〇年五月

目 錄

前 記

- 一、提起這把鑊頭話長啦！……李 克（ 1 ）
- 二、冬防組長王大嫂……吳生修（ 9 ）
- 三、趙慧智考第一名……吳生修（ 14 ）
- 四、劉獻廷……閻永祺（ 18 ）
- 五、歌唱田畝川……于 水（ 27 ）
- 六、英雄模範是咱的希望……禮 貌（ 29 ）
- 七、我是一台電機車……林樹棟（ 34 ）
- 八、露天 ……李成業（ 40 ）
- 九、煤礦工人之歌……天 藍（ 42 ）
- 十、保安須知……閻永祺（ 51 ）

提起這把鎬頭話長啦！

李 克

同志：你問這把鎬頭嗎？
提起來話可長啦！

我老家是山東東阿縣，
家裏沒地又沒房，
租種兩畝地，
打糧裝進東家的倉，
一年到頭兩手赤光光。

都說東三省好地方，
生活好混比關裏強。
俺爹攜上行李走啦，
那時俺才六歲呀！

糞筐是俺的朋友，
糞叉鏟刀天天不離手。
一條麻繩是俺的腰帶，

撿柴打柴是俺天天的活生。

一天俺爹回來啦，
從肩膀上放下一個小包，
一把刨煤的鎬。

「俺出去這幾年就刨這把鎬！」
鄰居都來圍着看，
像看新媳婦似的。
東家也來啦，
大夥趕忙閃出一條道。
東家擰一擰八字筋，
「這還當全家之寶！」

公雞才叫頭一趟，
日頭還沒出山，
爹揹着一個破行李卷，
俺光着脚丫，
小鎬在俺手裏直顫，
媽累的直接，
爲了生活全家跑東。

俺爹在露天上廢岩，
起早貪黑幹到晚，

鬼子、把頭一天查好幾遍，
到月頭才開二十塊錢。
這還算頂天的價錢啦呢，
俺家還是沒吃沒穿。

一個破小筐，
一個破鐵罐，
一條破麻袋，
作了俺的夥伴。

『給點吧！大爺、太太們……』
成天挨着大門討飯，
媽爲這個一哭就是幾天。
爹說這個年頭，
是有錢人的天下啊！

一年挨過去啦，
到了春天，
爹還是掙那些錢，
俺還是照舊要飯。
天黑呼呼的伸手不見掌，
沙子飛起來直打臉，
爹扛着那把小鋤，
手裏拿着一瓶酒、一大塊肉，

胳膊窩底下挾着大頭白菜、粉條……，
彎着腰從外邊回來，
告訴媽，今個請客。

俺跟爹拾掇屋子，
媽炒菜燙酒，全家忙活，
滿屋香噴噴的，
俺拿草根撥弄着兩盞油燈，
像過三十下晚一樣。
爲啥呢？俺心裏不知道。

屋裏比每天亮，
桌面上擺着滿滿的酒菜。
爹陪着一位穿黃色「蜥蜴服」的人，
還有一個和俺一般高的小孩，
穿着黃衣服、小皮鞋，
手腕上扣着一塊小錶。
媽站在旁邊侍候着，
爹一邊斟酒，
長年不笑的臉上現出了笑：
『沒好的呀，可別客氣……』

爹把俺叫到桌前，

叫俺給那人行一個鞠躬禮。

『你叫啥名？』

『俺叫王道祥』。

『十幾啦？』

『十五啦』！

他點點頭喝一口酒。

爹說：『曹把頭你看行吧！』

『嗯，還可以。』

臨走，爹還給那孩子十塊錢，

又送了老遠老遠。

地方找妥啦，

工房子當小差，

掃地、燒水、端飯，

侍候和俺爹一樣的人，

一個月才掙五塊六毛錢。

逢年過節，

報答人情還得送個禮，

若不，飯碗子危險。

流水的日子長又遠，

苦難的滋味嚐不完。

十五歲那年，

南二槽選炭場，
俺又把矸子撿，
一天掙四毛五分錢，
整整幹了一整年。

早晨爹把俺叫到跟前：
『道祥，今個你跟爹去撿炭。』
爹把那把小鎬交給俺，
俺心裏說不出來的喜歡。
心裏蹦蹦直跳，
說不出來那股子勁，
兩眼直瞪瞪的盯着小鎬，
俺和那把小鎬一塊下了煤洞子，
一月頂天掙七十塊錢。
家裏的日子仍舊賽黃連。
鐵樹開花，啞叭說了話，
『八一五』像一聲春雷，
煤洞子的天變了。
千年的苦水，
萬年的冤，
在共產黨的面前都說淨，
心裏開扇天窗，
連那把小鎬都比以前更亮啦。

吃的飽，穿的暖，
日子一天比一天過的香甜。
四七年東山礦選英雄，
俺佔頭一名。
紅五月俺當了光榮共產黨員，
俺不知道那來的那股子勁，
到下班俺能刨三車半。

俺可是個大老粗，
認的字不多呀，
可是俺心裏明白：
俺刨煤是爲了建設國家，
這把鎬頭，就是俺打敵人的槍啊！

石榴開花紅似火，
幹活的勁頭沒法說。
打眼、放炮、推車、裝貨……
事事都有專人幹哪！

有一天俺爹過生日吃餃子，
月亮也溜圓溜圓的。
俺爹手拿着小酒壺，
喝一盅又一盅，

喝着喝着打開了話匣子：

『道祥，爹已經土埋大半截嘞。

骨頭軟，力氣差，

可是心可清楚哇！

爹明白今個享福，

這是共產黨、毛主席給的。

你年青力壯，

要好好掄那把鎬。』

（這詩描寫北滿鶴崗職工的故事。——編者）

■

冬防組長王大嫂

吳生修

悄悄地走到門前，
慢慢地叩打門環，
低低地叫聲李大嫂：
『有事情啦，
快快起床！』
大約有十分鐘的時光，
李大嫂把門開放。
『有什麼事情啊！
半夜三更的
妳這樣驚慌？』
冬防組長王大嫂，
站在李大嫂的身旁，
輕聲輕語把嘴來張：
『在半夜十二點前，
有一個人影躲在鐵道旁，
因為有燈光，

看不出什麼模樣，
我閉了電燈假意上床，
注意地往外觀看。
一會兒，
那人影走到李家窗前。
借着李家燈光，
好像拿枝手槍。
看動作像發覺了情況，
那人影忙將身子
往地溝裏藏。
我這才前來找妳，
和妳共同商量。』

二

她二人主意打好，
從房後繞到了分所門前。
『請坐！
二位冬防調查員，
有什麼事這樣驚慌？』
分所的于同志坐在桌前，
詳細地問明根源。
李大嫂和冬防組長，
背書一樣的說了一番。
『好！我們馬上去一趟。』

一會兒，
五六個同志站在桌前，
都是全副武裝。
于同志說：
『同志們，
今晚所長不在，
作事不要荒唐，
最好一槍不放，
來把敵人拿光！』

三

走出分所，
三個從東往西查，
三個從西往東上。
『不要動，手舉起來！』
動一動就放槍！』
地溝裏有一個人影，
舉着雙手往上上。
帽子太大，
把臉全蓋住，
看不出是啥模樣。
『先把他捆起來，
分所裏去問案。』
那個人在前邊走，

同志們端槍在後邊。

還有李大嫂

和冬防小組長。

四

回到分所，

把那人的帽子摘下來一看，

大家『呀』的一聲把口張：

原來是李華分所長。

『哈哈……

好一個骨幹的冬防！』

李所長挑起大拇指，

擺在王大嫂

和李大嫂的面前：

『我是調查妳們的值宿情況，

看妳們是否注意冬防。

妳們作的很好，

應盡的責任一點沒放。

對不起請回去吧，

叫妳們受驚慌，

有話明天再講。』

五

『拍拍拍……』

手掌聲響成一片，